

刘小川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品  
中國文人

④



刘小川 著

品中國文人

④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品中国文人. 4/刘小川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3. 6

ISBN 978-7-5321-4814-1

I. ①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文人-生平事迹-中国-古代
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2249 号

策划、指导、责编 魏心宏  
特约审读 海风、唐让之  
编辑协助 谢锦、韩樱、于晨、吕晨  
版式、封面设计 周志武

品中国文人 4

刘小川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21.25 插页 2 字数 300,000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814-1/K · 344 定价: 3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## 目 录

## 李贺(中唐 790—816)

..... 李贺从长安返回老家昌谷,从仲秋走到初冬。日行三十余里,或岔道访古,或留居客栈,被一地之苍茫辽阔所吸引。夜行中原大地,仰看满天寒星。瘦驴瘦男人,秋水秋波横。枯草千里……谁在安排他走这条路呢?是神的旨意还是鬼的主意?李贺日行,夜行,风行,雪行,咀嚼着悲凉,回味着痛苦,品尝着绝望。他骑驴飘过暮秋时节的洛阳城,那低垂着的头颅像个大问号。把头垂进呼啸的西风,把背影扔给变形的冬阳。

## 李商隐(晚唐 812—869)

..... 李商隐是有历史大关切的,有目注苍生的悲悯情怀,有傲骨,有理想,有做官的原则,有道德的底线。而这些元素会渗入他的情爱之躯。他的爱情诗乃至艳情诗写得如此出色,与其沉痛到底有关,与其纯真性情有关。能感人至深、囚之而千年不朽的作品,一定有强大的价值支撑。李商隐作为士子和作为情人,二者间不是彼此分隔。换言之,如果他一贯软绵绵,情调矜矜,爱起来就不会抑扬顿挫,节奏分明。他长得英俊,却是男子汉式的英俊:面容身姿步态,既有美感又有力度。“锦瑟无端五十弦,一瑟一柱思华年!”

## 黄庭坚(北宋 1045—1105)

..... 笔者拜读黄庭坚的诗文书画,觉得他硬朗而飘逸,既能柔情似水,又能横眉怒目。江西修水的神童,江南叶县的县尉,北都国子监的教授……有一根醒目的粗线将他的仕途连接起来。家里十几口人那么需要银子,他长期做“冷官”而操守不变。何物支撑了这个“不变”?

冷官黄庭坚,冷眼看世相。一腔热情付与艺术。诗词与书法传向东京、西京(洛阳)。北方大地的雄浑苍凉,融入了这位南国失意男儿的内心纵深。如果文人不失意,那么,中国历代精英艺术将大打折扣。失意就是得意:得造化之意,得审美之意。

## 晏几道(北宋 1030—1106)

### 晏殊(北宋 991—1055)

117

..... 晏几道几十年扎脂粉堆,扎得认真而投入。此与男人们信奉的主流价值相背。他可不管,脂粉就是主流。她们的生存姿态呈现着价值,犹如一朵朵鲜花吐露颜色与芬芳。晏几道痴迷女性,顺理成章地蔑视男权。这精神轨迹几乎与曹雪芹完全吻合。男尊女卑的大背景下,重女轻男的价值怎么说都不过分。一部《小山词》,立言立德。

晏殊自幼饱读诗书,有士大夫的情怀,写曲子辞下笔简约,婉转有韵致,如同宋代的那些美饰、美器。不用说,他对情绪的表达有着严格的筛选。他手拿一把裁剪情绪的剪刀。情绪落到纸上,要符合他的高贵身份和显赫名望。晏丞相今日有好词,明天满城知.....

## 宋徽宗(北宋 1082—1135)

### 蔡京(北宋 1047—1126)

155

..... 十八岁的端王赵佶闲穿花径,视群芳诸艳为无物。许多皇子,乳臭未干已知男女事。二皇子赵佶偷香猎艳劲头高,疯玩里巷少女,呼啸瓦子勾栏。赵佶随口道:玩死他。老大老三老四老五.....此间已经玩死好几个了。而赵佶勤于学习,不搞声色犬马。这位有着风流骨相的端王是不是在玩心术想当皇帝呢?宋徽宗率领群臣玩天下,终于玩死了北宋王朝。

蔡京的杭州豪宅建在凤凰山下,史料称:“极为雄丽。”一年贪知府,百万雪花银。他在汴京栽了跟头,却到杭州高调享受,大宴宾客日复一日。他的孙子都不知道米从哪儿来,“蔡京诸孙,不知稼穡。”坏人写好字,蔡京是典型。

## 唐伯虎(明代 1470—1524)

217

..... 唐伯虎春去秋来转华府,追秋香,享受惨了(四川土话)。细节丰富。所谓恋爱,要的就是细节。有一些鸟类的求偶细节也比较多,生而为人,岂能落于鸟后?男女情之褶皱,类似水墨画之皴染。沉默的交流又好比留白。平日相处若工笔,待到高潮起,恰似大写意.....山林气、脂粉气,融入唐寅的傲气才气,理解他的人格和艺术作品,此为关键处。嬉皮笑脸乃是浅表性生存的产物。唐寅不类此。他的风流背后有辛酸,有焦虑,有孤愤。谁去细看唐寅的眼泪和疼痛?二十岁,三十岁,疼痛垫了底。没有大疼痛,哪有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?

## 柳如是(清代 1618—1664?)

245 .....中国古代的才女生存激烈,几乎无一例外。生存激烈是说,首先她性子烈,然后她一生多事。性子不烈,多事仿佛不多。史籍留名的才女大都是美女,这又添上了一层麻烦。道大难容,才高为累,貌美则多事。艳骨更兼傲骨,惹得天下瞩目。本文的传主柳如是,乃是才、艳、傲的三位一体,她被称为“秦淮八艳”之首……当年盛泽生奇女,风风雨雨能痛哭。没办法,敢爱敢恨者,如何不痛哭?

## 蒲松龄(清代 1640—1715)

267 .....蒲松龄在山东淄川名气大,源于一件事:柳泉听鬼,聊斋写鬼。写鬼不是由他开始,但摆摊听鬼二十多年,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。柳泉先生酷爱搜神,不惧深山鬼屋,不怕夜走十里乱坟冈……胶东半岛上的神鬼故事,悉数装进他的脑海。作家连年听鬼写鬼,倒是阳气充沛,价值观明确,对民间的苦难高度敏感,对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恨之入骨。这是蒲松龄身上格外吸引人的地方。《聊斋志异》空前而绝后。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要管一万年。

## 纳兰容若(清代 1655—1685)

295 .....纳兰容若的眼睛看见什么?看见生存之向度带给他的一切。牢牢栖身于汉语艺术的经典,生活在别处,身边的雕梁画栋倒像是虚置。“别有根芽,不是人间富贵花。”纳兰容若的意之所向很明确,不屑富贵花,专心培育词语之花。词语之花就是他终生追寻的情花,二花本一树。由此赢得孩子般的单纯,而这种单纯乃是杰出的汉语诗人之常态。纳兰容若动一回情,人就瘦一圈。情爱的模式规定了身体……

## 郑板桥(清代 1693—1765)

311 .....为了揣摩空谷幽兰,郑板桥屡往山里跑,泥行雨宿全不在乎。悬崖上发现了一株珍贵的九子兰,他吊着草绳子荡过去,嗅玩多时不忍拔。终于拔出九子兰荡回来,草绳子断为两截……板桥先生画竹,身与竹化。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……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扬州八怪,数他的名气最大,行为怪,举止狂。郑板桥忤权贵的幽默故事广传于江南,庶民百姓喜欢。书画家卖字画标明润格,是他起的头,有功于中国三百年来书画市场。

329 ..... 后记

339 ..... 主要参考文献

# 李贺

(中唐 790—816)

李贺从长安返回老家昌谷，从仲秋走到初冬。日行三十余里，或岔道访古，或留居客栈，被一地之苍茫辽阔所吸引。夜行中原大地，仰看满天寒星。瘦驴瘦男人，秋水秋波横。枯草千里……谁在安排他走这条路呢？是神的旨意还是鬼的主意？李贺日行，夜行，风行，雪行，咀嚼着悲凉，回味着痛苦，品尝着绝望。他骑驴飘过暮秋时节的洛阳城，那低垂着的头颅像个大问号。把头垂进呼啸的西风，把背影扔给变形的冬阳。





## 1

古人云：“太白仙才，长吉鬼才。”我们来看看这位中唐鬼才。

中唐指安史之乱后，唐帝国走下坡路的一段相对漫长的时光。朝廷控制地方的力量减弱，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又加剧，这一减一加，使国运更趋衰微。文学艺术却由于单纯的叠加效应而保持繁荣，流派纷呈，奇才辈出。诗人们面目各异，李贺尤为突出。

李贺的外表也特殊，“细瘦，通眉，长爪，能疾书苦吟。”李商隐是这么描绘的，杜牧、欧阳修也这么说。通眉指浓眉。两道眉毛太浓，连成了一条醒目的粗黑线，配着细瘦身躯、细长指头和长而弯曲的指甲。

李贺是河南昌谷县（今属宜阳县）人，昌谷距洛阳一百五十多里，是个交通要冲，“西往秦晋，南连吴楚。”昌谷境内山水纵横，旷野遥接天边。李贺骑毛驴转悠，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，日行百十里。有时候他在原地打转，从日出转到日落，驴蹄画个三五里地的大圈而已。旷野像一座巨大的精神迷宫，杂花，野草，山峦，溪流，乱坟，神庙，奔蹿的野物，惊飞的怪鸟，夕阳射向大地的支支金箭，山风突然卷来一阵鬼雨……毛驴驮着少年诗人，诗人编织着文字迷宫。或者说，文字迷宫编织着诗人。

昌谷的野地令李贺百般着迷，“我有迷魂招不得。”他一般早出暮归，沐晨曦，披星月。出门神清气爽，归家满脸迷色，神态举止不类常

人。野地究竟有多野,也许只有李贺这样的人才知道。内心的狂放和野地的交响仿佛天然合拍。

李贺少年多病,病身识字又早,导致他高度敏感。方圆几百里,没有人像他这么年复一年地飘荡,远看像是移动在地平面上的孤魂野鬼。躬耕的农民由于离泥土太近,生存的重压迫使精神图景限制在实用的水平上。而李贺不愁吃穿,家里至少有两个奴仆,他也不承担家务,可能因病,受到母亲的格外垂怜。老父亲做着九品小官,长年在外宦游,远走巴蜀,官身如飘蓬,在小李贺的眼中形同虚幻。

李贺字长吉,长吉二字的背后,隐藏着父母的担心。南宋辛弃疾字幼安,也是童年多病,名与字倾向于吉祥安康。辛弃疾二十几岁白了一半头,李贺生白发更早。估计他懒得理发,任它通眉之上白发萧萧。

少年病体的敏感,笔者缺少体验。但1970年代,我所居住的眉山城尚有几段悠长的古城墙,城墙内外,河边道旁,不乏荆棘丛生杂花怒放的大片野地、湿地,草盛莺飞。野地里走啊走,仿佛朝着天尽头,春夏秋冬景象各异,那感觉爽极了,说不清道不明的、拒绝分类的那种爽。单说风吧,草风,水风,树风,云风,熏风,麦田风,洼地起旋风,“平畴交远风”……人在旷野的风中,不沉醉亦难。旷野真好。人造的都市广场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。人造广场大抵单调,不能惹发许多情绪。

看来空旷这类词,即将在城市消失。雨,雪,雾,越来越脏……

李贺漫游昌谷,或有几百回之多。

史料称,李贺除了大醉及吊丧日都要骑驴出去,一个叫巴童的小奴仆默默跟着他。他背一个古破锦囊,望天冥思苦想,得了句子就写下来,反手塞进锦囊中。

高高的女儿山上有座神殿,供奉着有风流传说的杜兰香女神。李贺登山入殿,凝望典雅而又艳冷的女神,直欲与她肌肤相亲。女神殿外的那堵红墙,他往往一倚半天,站够了就蹲下,抱紧一双长臂,歪着脑袋痴想……斑驳红墙有绮梦,女神遗山作案几。杜兰香临崖升天的故事让李贺再三着迷。

无边无际的原野在女儿山下,梦幻般铺开。绿水如裙带,连昌河交汇洛河。昌谷县东面的福昌宫,他也频频去造访。

这片土地,留下过武则天、杜甫、高适等人的足迹。

李长吉是个梦游人,分不清实境、幻境。他行走,转悠,几年乐此不疲,是因为梦幻、野地和词语的交互作用。瘦男人走在昌谷,也是走在自己漂浮的魂魄中,走在病体的怪异感受中,走在汉语诗歌蕴涵的能量中。

“昌谷五月稻,细青满平水。遥峦相压叠,颓绿愁坠地。光洁无秋思,凉旷吹浮媚。竹香满凄寂,粉节涂生翠。草发垂恨鬓,光露泣幽泪……”

李贺的《昌谷诗》近千字,情绪强烈,直逼昌谷五月风物,颓、愁、恨、泣一类字眼再三跳跃。句子紧凑,意象绵密,挑战读者的耐心。

李贺写诗是不管读者的,他也不问忠诚的巴童懂不懂。

主仆二人,隔三差五醉酒肆。巴童抓肉吃,用斑竹筒饮酒,三分醉就趴下了,打几个呼噜又抬起头来。李贺醉眼瞅黄昏,摸摸古锦囊。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宝物,与皇家有牵连。

李贺自述,他是李唐皇室诸王孙的后代。别人也信他,加以转述。李白自称出自陇西(今甘肃陇西县)李氏,属皇族。而杜甫的外祖母李氏也是皇亲。杜甫晚年为李贺的父亲李晋肃写过诗,亲切地呼为“二十九弟”。

没落贵族愁绪多。李贺少年多病,苦吟,令人联想杜甫。杜甫不无自豪地讲过:“诗是吾家事。”

昌谷的李氏家道中落,但文化的优越感反而会上升。文化通常是没落家族的一根救亡稻草。

李贺多次提到杜甫、李白。他的视野中还横亘着一位巨人:写《离骚》的屈原。屈原行吟楚国大地,披头散发,状如野人,诗人之身乃是天、地、人、神、巫的合体。

李贺的昌谷类似屈子的楚地,魅惑无穷,一湾水,一棵树,一座坟,一抹幽光,均可入诗。病身,诗身,没落身,契合于野地和神庙。

昌谷的几年漫游,奠定了李贺浑身疯长的诗性。

驴背驮诗人,诗人驮着汉语艺术。且看他描绘腻香肉感的兰香女神:“密发虚鬟飞,腻颊凝花匀。团鬓分珠窠,浓眉笼小唇。弄蝶和轻妍,风光怯腰身。”珠窠指酒窝。

细瘦男人想象着婀娜女神的日常情态:“看雨逢瑶姬,乘船值江

君。吹箫饮酒醉，结绶金丝裙。走天呵白鹿，游水鞭锦鳞。”

杜兰香走在白云上，游于天河的碧水中，柔声呵白鹿，轻鞭催锦鳞。

李贺早熟，想女性想得仔细，不管她是凡女还是神女。他写《李夫人》、《帝子歌》、《苏小小墓》、《贝宫夫人》……

他希望娶一个杜兰香那么美艳的妻子么？

平日里，李贺游了一天暮归家，那浓眉下的一双眼，是灵感燃烧之后的倦怠痕迹。他累得喘息，歪在角落里，嘴角浮现了虚弱的微笑。劳心费精神，比干力气活更累。病魔欺他已久，偏偏又伴随着诗魔。

病魔缠身，诗魔绕魂。“无奈诗魔昏晓侵……”

李贺的母亲郑氏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几乎惊叫着说：“是儿要当呕出心乃耳！”

李贺蜷缩于黑暗中的墙角，冲着母亲笑笑。他挨骂习惯了。老是惹母亲生气，心里也歉疚，可是第二天，他又听到了旷野的声声呼唤，于是骑上驴子，带了巴童，背起古锦囊，迎着满天的朝晖红云或是西风灰云，晃晃悠悠出门去了。

李贺呕心写诗，将写出什么样的惊世之作？

## 2

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)，十七岁的李贺出现在东都洛阳。

他是奔韩愈去的。这一年韩愈四十岁，做着国子监博士，文名如日中天。得韩愈推荐者，考进士比较容易。这个长安的大人物初到洛阳就门庭若市，疲于应对各类访客，每天看大量的应试诗文。门人将李贺的诗卷呈给他时，他正“困极”，唇焦口涩，两眼昏黑。李贺的字潦草，看上去犹如枯草乱飞。韩愈的体力已耗去五成，鉴赏力下降了大半，他手拿李贺诗，先瞥一眼书法。唐代的进士科，须过“书判身言”四道关。李贺的书法近于狂草，一般官员不耐烦看的。韩愈一瞥之后闭目养神，慢慢喝下两口醒脑茶。门人垂手站在旁边，等他发话，见不见那个长得奇怪、衣裳语言迥异常人的昌谷县后生。

韩愈提一口气，揉了揉眼，坐直了，认真看诗。通常看几句便知呈诗者的水平。呈诗的后生满怀期望远道而来，韩愈多年来养成了不废

一人的习惯，再累他也要看看，虽然看不入眼的作品要占到八九成。

时为冬季，韩愈府内生着暖暖的炭火。而朱门外的李贺衣裘单薄，“两手如怀冰。”街上行人纷纷掉头看他的容貌，他的瘦驴，他那宝贝般的破锦囊……

韩愈读李贺诗，眼睛亮起来了。

这是一首拟古乐府，《雁门太守行》：

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  
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燕脂凝夜紫。  
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  
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

燕脂：女子化妆用的红颜料。燕脂凝夜紫，是说战血凝和着紫色泥土，长城附近多紫土。黄金台为战国时代燕昭王所筑。玉龙指宝剑。诗写危城守将血战到死的气概，头两句就先声夺人。北宋的王安石表示怀疑说：既言黑云压城，为何又称甲光向日？其实黑云翻滚，有时也能见到层云里忽隐忽现的日光。李贺的旷野体验比王安石多。黑云，红日，形成了反差。李贺诗之怪力，此间初现端倪。他写作此诗的年龄只有十几岁，写哪个年代的哪场边塞战争，也不得而知。

乐府诗能唱，李贺擅长这种体裁。

昌谷漫游，奇思峥嵘。

少年李贺从未习武，也没有见过战争场面，却写出了唐朝边塞诗的一流作品。韩愈对岑参、高适了如指掌，这首《雁门太守行》，足以比肩高岑边塞诗的任何佳作，直追屈原的《国殇》。

韩愈愣了半天，然后一跃而起。

门人一溜烟奔向了大门，恭请那细瘦后生入府。

李贺入韩府，先趋炭火后谒巨公。韩愈毫不介意。

二人促膝剧谈，添了炭火烤手。李贺的言谈明显逊于他的纸上功夫，浓厚的小城口音让韩愈听一句漏一句。然而韩大师境界高，阅人多矣，一个奇才十年难遇，大师对李贺的怪异发音和神经质的指爪动作视若无睹。

李贺通身暖和了，表情颇惬意，说：饿了，酒肉把来。  
韩愈大笑而起，吩咐丫鬟上佳肴、斟美酒、再添炭火。

是日也，李贺回昌谷只嫌驴蹄慢，漫天的冬雪好似遍地春花。中途歇了一回驿站，花光盘缠痛饮，醉卧，梦里哈哈笑。翌日睁眼，大红日头挂在树梢。一路上金光灿灿，白雪皑皑。驴背上的李贺仰天唱歌诗，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，那两条细胳膊上下挥舞，仿佛挥戈跃马驰骋沙场。路人纷纷惊骇，听那细瘦后生的沙嗓子迸出的歌声，却受到吸引……

李长吉“笋条条”的背影渐舞渐远，镶入了朝霞灿烂的天边。

漫漫归途中他得诗一首，描绘天子御驾亲征，大胜，班师回朝盛况空前。《上之回》：“上之回，大旗喜。悬红云，挾凤尾。剑匣破，舞蛟龙。蚩尤死，鼓逢逢。天高庆雷齐坠地，地无惊烟海千里！”上，指天子。末二句是说，高天上的庆雷全都坠地，轰隆隆炸响，从此千里和平无烽烟。

李贺虽然是李唐皇室的远支，但正因为遥远并且没落，反而要强化诸王孙意识。赞美天子，意气风发。又有《黄家洞》，却谴责边将滥杀大量的土著以邀功请赏，反战之态一如杜甫。

李贺奔洛阳谒韩愈，一谒成功，表明他的直觉相当好。韩愈的文学理论：“文章之作，恒发于羁旅草野。”

又云：“物不得其平则鸣，人之于言也，亦然。有不得已而后言，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。”

说得真好。不平则鸣，连鸟兽也是这样。

欢乐、祥和、典雅、雄奇、豪放之类的生存情态，则不妨理解为不平的变式。生存如同波澜起伏的大海，各类人生情态生成于起伏中。情绪以波浪的图式走曲线，不走水平直线。正面情绪有它的负面支撑，反之亦然。所以，在若干情态中单单提取娱乐元素，使之膨胀或稀释，进而形成五花八门的娱乐业，以迎合资本的运行逻辑，乃是对人类情绪丰富性的直接威胁。

乐个没完，叫做傻乐；笑个不停，则是憨笑，当年的四川人称为憨娃儿、痴耙头。眼下的蜀人又当别论。

韩愈的核心理论“不平则鸣”，对情绪的界定是有效的。但是，未

能展开更有效、更强有力的追问。

李贺情绪饱满，这不成问题。混合型的意绪中，突然间喜从天降：天人般的韩愈高看他，欣赏他的才华，确认他的价值。当时韩愈的名气，和另一个文坛宗师白居易在伯仲之间。

从洛阳回昌谷一百五十里，李贺几乎是舞回去的，飘回去的，心里的节奏锁定了铿锵，打铜锣敲战鼓，端端端，咚咚咚。他即将赢得自己的历史舞台。韩愈人称韩吏部，韩博士，掌管东都洛阳的国子监，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。

### 3

昌谷的三月遍地春花。李贺迎娶新娘。新娘子虚岁十七，颇具姿色，有李贺为她写下的几首诗为证。她的特点是婀娜多姿，媚到骨头，有点儿妖姬相，青春颜色逼人。她手捧一束海棠花，或是站在一棵玉兰树旁，人们通常会忘记海棠玉兰为何物。人比花艳。她走在辽阔的原野，俏步上山冈，含笑思女神。李贺迷她的面影背影侧影，把杜兰香给忘了，这可是多年来发生的一桩新鲜事：梦中的老情人丢了。

两情缱绻，更更缠绵。

诗人的漫游暂停了。娇妻的娇躯才是他无尽的原野。乳峰胜过女儿山峰，香唇取代五月甘露。

日上三竿时，巴童歪倚院墙晒太阳，打瞌睡。那毛驴也闲着，驴蹄不耐烦，倍思青草地。古锦囊被遗忘在显眼处……

蜜月之后还是蜜月，不到中午房门不开。

小夫妻关起门来天地宽，发现那欲望山越挖越高。真是很奇怪！

李贺迷劲大，诗笔搁下了，他用另一种方式发挥着想象力。年轻美娘是他眼中不断后移的地平线，冰肌玉骨供他恣意漫游，从脚趾头到乌云发全是好风景，不单调，不重复。

昌谷千种野，娘子百般娇。

老父亲去世了，李贺整日号哭于南园。妻子向壁抽泣，双肩颤动。李贺哭够了，戏称她“泣兰”。蜜月里她也曾幸福地抽泣，泪珠儿散发出幽香，新郎巨贪，一颗颗吞将下去。



李贺像一把浇花用的提壶，浇灌着他的泣兰。泣兰其实也是笑兰：玉齿开合间，红唇闪香舌；珠窠分左右，轻红染双颊。

小两口夏日里奔跑野地，比赛疯狂劲。泣兰的银钗飞了，风刮起她的浓密头发，耸立向青天，仿佛升起了一朵蘑菇云。裙带紧束的小腰身，仰面红笑的山杏唇，越沟过坎，翻坡滚地。李贺喜欢她这样。喜欢就是喜欢。

打倒笑不露齿，推翻夫为妻纲。

细瘦情郎坐于半人高的茅草深处，朝他的婀娜艳冶的娘子注目，打手势送笑容。娘子知他意思，薄面羞成夕阳。

李贺笑道：叔梁纥与他妻子野合而生孔丘。

泣兰在他的纵容下有三分浪劲，却哪里敢野合？她朝西边圆圆的大火球走去了，野草边缘停着驴车和巴童。走出几十步她蓦然回头，看见丈夫的黑粗眉毛像一把乌金剑。

她回到驴车上，坐等七月的黄昏。晚霞点燃了半边天……

瘦而高的李长吉从野草深处走过来了，青袍舞东风，剑眉向蛾眉。回家又是整夜缠绵，衾被间似有道家图谱。李贺颇善于温柔呵护，一双长臂忙鸳鸯，爱抚妻身如拨琴弦，并不横扫帐外红烛。诗人的情诗，乃是清新的民歌调子，《后园凿井歌》：

“井上辘轳床上转，水声繁，弦声浅。情若何？苟奉情。城头日，长向城头住。一日作千年，不须流下去。”苟奉情是众口争颂的模范丈夫。

水声繁喻浓情，弦声浅指青春短暂。城头日住城头，时光凝固。有个二十世纪的西方诗人，写他年轻漂亮的妻子拼命涂脂抹粉，神经质地拒绝嘴角眉梢细微的皱纹。诗人看三十年犹如三五天。所谓“向死存在”，“先行到死”，此为一例。让·保尔·萨特讲他青年时代的好朋友们，二十来岁疯狂享受美好之物，例如尼赞，狂迷汽车。尼赞的意念总是要越过几十年直抵死亡，平时行走香榭丽舍大街，逛蓬皮杜广场，人群中显得忧心忡忡，为时光飞逝而愁眉苦脸。

年纪轻轻忧死亡，中国人是不多见的。

孔子曰：“不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西哲强调：不知死，焉知生？